

国际安徒生奖提名作家匠心写就

# 家有小丑

秦文君 著

QIN WENJUN

秦文君  
温情小说

海外借

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秦文君温情小说



# 家有小丑

秦文君 著



 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家有小丑 / 秦文君著. --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 
2017.1

(秦文君温情小说)

ISBN 978-7-5552-4065-5

I. ①家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 
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8679号

书 名 秦文君温情小说·家有小丑

著 者 秦文君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策划编辑 谢 蔚

责任编辑 刘怀莲 崔 晨

绘 画 彭大立

封面设计 稻 田

照 排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90mm×1240mm)

印 张 5

字 数 100千

印 数 1-8000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065-5

定 价 22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儿童文学

# 家有小丑

## 目录

1. 小丑驾到 / 1

2. 风波 / 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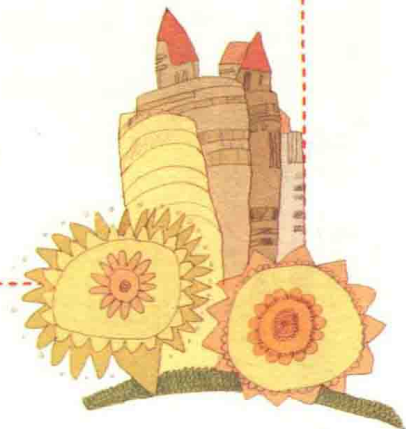
3. 兄妹交锋 / 49

4. 家 / 69

5. 谈判告捷 / 87

6. 哥哥 / 103

7. 小丑的自由 / 117





## 小丑 驾到



五年级(1)班的所有同学都觉得兰馨这几天的行为有些异常。

平时,只要老师一宣布放学,兰馨就是最守规矩地赶紧往家跑的一个。别说校园里的新鲜事留不住她,就连一次在回家途中遇到电影摄制组拍外景,大明星巩俐在场,这个兰馨竟也硬硬心肠没停脚。像这种忠心耿耿做“按时回家”的乖女儿的人,世界上少有!

可这几天却出了奇迹:每天放学,兰馨总是慢吞吞地整理书包。同学都走掉大半了,值日生开始挥舞扫



帚,她才站起身,问阿芝:“今天我们去哪儿玩?”

阿芝长得轻巧,走路有些像蜻蜓,说话却老练得像三十岁的人。她喜欢玩,文的武的都可以。这几天,她天天陪兰馨,不是去溜旱冰,就是去看电影,要么就去游戏机房玩儿“小智星勇斗九头魔”,天天玩到六点钟才回家。有同学悄悄地让阿芝打听兰馨为什么变了样。阿芝摇摇头,拒绝了。她怕兰馨因此得到提醒而恢复原样。阿芝是家里的凤凰,她什么也不需要担心,只是害怕找不到玩伴。

今天,阿芝带兰馨逛街,一家商店接着一家商店地兜,文具店、精品店都一个个柜台看下来,甚至还去了妇女用品商店,那里面有卖新娘的婚纱。阿芝的观点很奇怪,她说:“兰馨,先把好东西都看好,将来有了钱就能直接来买,目标明确。”

兰馨笑笑,转过脸去看商店的时钟。才五点半,立即回家的话还太早了点儿,引不起父母的震惊。她决定等天黑透了再回家,准备用这一举动打破家里的沉寂。





一向恩爱的父母几天前突然相互不理睬了，不争吵，也没有怒气冲冲的神色。现在，他们之间连手势也不打。


妈妈脸上苦兮兮的，伏在桌上写信，写完，放在桌上。兰馨想看个究竟，但信早已封好，信封上写着爸爸的名字。

爸爸下班后顾不上同兰馨说话，先看信，看完后抽烟，然后就开始给妈妈写回信。爸爸总是把信塞在妈妈的枕头下，像搞秘密活动。

他们一连几天就这么写信、回信，用笔墨来打官司评理。虽然这比开口骂人要浪漫多了，又能提高写作水平，可兰馨很生气。她情愿他们吵一架，好让她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所以，兰馨一天比一天晚回家。可是，即使昨晚她六点一刻到家，妈妈也只是嘀咕一声：“这么晚回来呀！”并没当什么意外事件，更不像兰馨设想的那样：父母为此大动干戈，把愤怒全集中到自己头上。这样，父母就会彼此开口说话，放弃相互没完没了写信的模式。

两个女孩七转八拐，进了一家时装店。店里的木头模特儿都有着充满稚气的脸，微笑着，让人见后心情也



会好起来。兰馨朝它们笑笑。阿芝说：“这个店卖的夹克全是名牌，将来我们每人来买一件。”

兰馨说：“我只想买一个这儿的模特儿。”

正说着，有两个顾客来买夹克。他们大概是一对母子。母亲很漂亮，但嘴唇涂得太红。阿芝看了她一眼，对兰馨说：“注意看她的嘴唇！”

那个儿子，十三四岁的样子，耸着肩，很高很瘦，瘪瘪的，像一个衣架。他也许注意到两个女孩在交头接耳地谈论他的母亲，就轻轻地哼了一声，表示真可笑。

那个母亲选了件夹克，离几步远就扔给男孩，说：“这是最贵的一件，试试吧。”

男孩说：“尺寸对就行了。咱们走吧。”

母亲逼视着儿子：“你真那么急着去你父亲那儿？”

“不！”男孩耸耸肩，说，“当众试衣服挺可笑的。这儿很嘈杂，没有必要久留。”

那个母亲冷冷地扫了站在一旁围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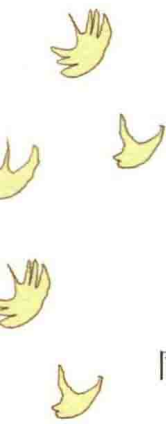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的兰馨和阿芝一眼，带着敌意地对店老板说：“这儿的购物环境太差了！怎么把野小囡放进来乱走？”

两个女孩吓得拔腿就走。出了时装店的大门，两人才松了口气。





兰馨说：“他们真凶呵！”

阿芝说：“我们得学会吵架，下次再碰上他们，就能同他们吵了。”

兰馨和阿芝都没了逛商店的热情，都说只有等满了十八岁，才能到哪里都受尊重，成为一个神气活现的成年人。两个人肩并肩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阿芝开始说起明后天的放学后计划。她对如何消磨时间很内行，只要与玩一搭界，她的脑细胞就异常活跃：“喂，我们可以玩儿高跷；或者去游乐场，那儿的魔鬼车特别好玩儿……”

到了分手处，阿芝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了话题。否则，她会把一个月的玩耍计划都排满的。两个人道别后，各自走了几步。突然，阿芝拢起双手对兰馨叫道：“我是第一次被人骂‘野小囡’！”

兰馨说：“我也很生气！”

她们把压在心里的不快说出来，把它抛在街上，才像甩掉了盯梢一般，轻松地往自己家里走。

天色已是黑乎乎的，路灯眨着诡秘的眼睛。拐过一个街口，兰馨抬头看见家里灯火通明，薄纱窗帘映出晃动的人影，人影交叠地忽左



忽右,有一种纷乱忙碌的感觉。兰馨仰脸看着窗口,想辨别里面的人为何茫然,为何一刻都不安静。

“兰馨!”有人在近处轻轻地唤她。

原来是妈妈,她正等着兰馨。兰馨应了一声,就奔过去,拉住妈妈的手。妈妈的手很冷,还微微颤抖。兰馨吓了一跳,抬头偷看妈妈的脸色。

妈妈一脸失魂落魄,清秀的脸在路灯下显得更加苍白。她揽住兰馨的肩,什么也没说,又轻轻地叫了声:“兰馨!”

“妈,家里来客人了?你看,窗帘上的影子。”

妈妈更紧地揽住她,说:“我去学校找过你,真急死人了。家里已经是一塌糊涂了。只求兰馨你理解这一切……跟妈妈一起委曲求全。唉,怎么会冒出这种事!你爸说,这是历史遗留问题,躲不开的……”

“我一点儿不明白。”兰馨嚷道,“干吗要委曲求全,干吗是历史遗留呀?出了什么大事?”

“你马上就会全知道了。”妈妈说着,牵住兰馨的手,牵得紧紧的,像要把





力量传一点儿给女儿。上楼前,妈妈腾出手理好发,顺势把衣服拉了拉,那动作干脆、坚毅。兰馨看见妈妈像是有了破釜沉舟的决心,也不由得郑重起来,进门时,像是如临大敌。

门大开,家里的混乱程度让兰馨起了一身鸡皮疙瘩:这哪儿像个安宁舒适的家?简直像个疯人院!她的小床竖在房间中央,床边的小柜像倒在一边呻吟的伤员,抽屉倒栽出来,饼干罐摔得满地都是,原先贴在墙上的歌星照片全像开败的落叶一样蜷在地上。

“怎么了?有强盗闯进来了吗?”兰馨都不敢相信

家里会被破坏成这样,认为这场景只有电影里和噩梦中才会出现。她看看妈妈。妈妈却说:“兰馨,镇静些。”

兰馨差点儿大哭起来。突然,竖起的床后有人应声:“强盗在此,特来投案自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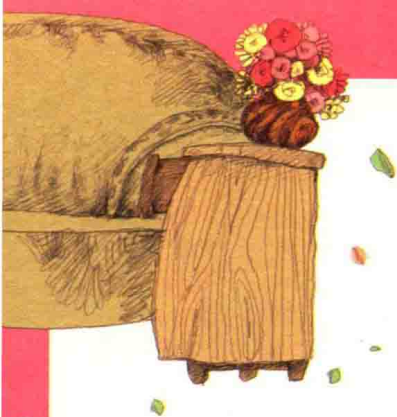
随即,床后竖起一个奇怪的掸子——上端是几个捆在一道的鸡毛掸子,像个人头一般大,下面居然套了件男式上装,晃在墙边,像人的影子似的。那怪物伸出床头,正一颤一颤地点头。妈妈也不说话,走到床边,一把将掸子夺过来,啪地扔在地上,然后,仍生着闷气,独自打开窗户,望着窗外。

“这个家禁止开玩笑呀?!”有人咕哝着从床后走了出来。兰馨看见飞舞的灰尘中站着个少年,十分眼熟的瘦高个儿,还有那十分眼熟的名牌夹克。她的心像让什么勾住了,一下子提得老高,木讷地说:“你、你是谁?”

他马马虎虎地看了她一眼,拍拍手上的灰,说:“你得叫我一声‘老阿哥’。我是你父亲的儿子。”

兰馨不知他又在捣什么乱,她是父亲的独生女呀,父亲怎么会有儿子?她说:“你别胡讲。”

男孩往前走一步,手指差一点儿点中她的鼻尖,说:



“看你呆若木鸡的样子，哈，你一点儿都不晓得，被欺骗了十多年！我真是你的哥哥，法律上叫‘同父异母’，懂不懂？”

兰馨捂住耳朵，奔到妈妈身边，问：“妈妈，他在造谣，是吗？妈妈，你快说话吧！”

妈妈的神态让兰馨失望，她只是口里含着东西似的含混地说：“别急，你爸爸会来收拾局面的。耐心点儿，等爸爸回来。”

两滴泪从兰馨脸颊上滑下来。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她手足无措，她感到恐慌和无助。家里都天翻地覆了，妈妈却不敢大声抗议，足以证明那人真是父亲的儿子。今后会怎样？外人知道了又该怎么办？

然而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

那捣蛋鬼不甘寂寞，打开录音机，旋到最大音量。他还和着震耳欲聋的音乐鼓点儿，挥舞那稀奇古怪的掸子，把墙角的灰尘掸下来。兰馨想到刚才在窗外看见的人影交叠就是他的恶作剧，生气地说：“你别那么疯狂好不好？”

“你这话真可爱！”他也火冒冒地叫，“我在布置新

居室,自我服务,懂不懂?假如有人帮我安排床铺,我情愿看看《足球报》,那可比干活儿有意思多了。”

那不速之客扫完灰,准备把沙发推到墙角。那木制沙发很笨重。他对它一番拳打脚踢,硬是挪了过去。直到放妥了,他还像与沙发有深仇大恨似的,在上面狠狠擂了几拳,说:“谁弄得过我!”

母亲倏地回头看了那男孩一眼。兰馨看出了妈妈眼里的忧心忡忡和那种束手无策。妈妈一定害怕这个破坏性的少年出现,巴不得他消失掉。她一向讨厌大声嚷嚷的人,喜欢安静和文雅的人。兰馨忽然很可怜妈妈,她说:“妈,爸爸回来就好了。哎,他把沙发放在那儿,我的小床不是没地方放了吗?”

“这沙发现在是我的卧铺,这个墙角是我的领事馆。”那大男孩占山为王,一下子在沙发上躺好,又跳起来,说,“有电线和电笔吗?我得在这儿安个灯,还得装个插



头。”

兰馨一听，急了，说：“不行，你把沙发搬开，我要在这儿放小床。”

他无动于衷，说：“你怎么一点儿不好客?! 我就喜欢这个位置，费了大力气才把卧铺安排好。”

兰馨不甘示弱，说：“我在这个位置住了五年了。我喜欢临窗睡的。”

不料，男孩斜看她一眼，睬也不睬，把球鞋蹬掉，在沙发上躺了个四平八稳。兰馨去推他，他轻轻一挡，就





把她推得倒退几步。他看上去瘦若木柴，却不是那种贫血的或是膝盖发软的墙头草，而是精瘦，像一枚细细的铁钉，而且精力充沛得过剩。

兰馨还想冲过去。妈妈叫住了她，淡淡地说：“算了吧，你陪我去厨房烧饭。”

这时，爸爸上楼来了。他一进门，就叫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男孩忙坐起来找鞋子，答道：“老爸，我来了！”

爸爸愣了愣，忙看了看妈妈。妈妈别过脸去，把背影对着爸爸的视线。爸爸说：“不是说好下周来的吗？事先说定的，怎么说就改？弄得我措手不及。”

男孩说：“妈妈出国的日期提前了，明天的机票。事情就这么简单。”

“这样……”爸爸撇撇嘴，说，“你都认识了吧？这是你的妹妹兰馨，那是妈妈。你都招呼过了没有？”

兰馨见爸爸脸不变色地说这一席话，心里酸酸的，如同丢了什么珍贵的东西。她想：他怎么像没事一样的，太轻描淡写，仿佛这是极正常的事。他怎能这样！

